

四庫全書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 圻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華光楣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八

都邑

東平賦

晉阮籍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之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邱陵汙之則為藪澤逶迤漫衍繞以大壑及至分之國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暢其氣傍通迴盪有形有德雲

升雷動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乃用斯惑若觀夫隅隈之  
缺幽荒之塗沕漠之域窮野之都奇偉譎詭不可勝圖  
乃有徧遊之士浩養之雅凌驚颺躡浮霄清濁俱逝吉  
凶相招是以伶倫遊鳳於崑崙之陽鄒子喻溫於泰谷  
之陰伯高登降於尚季之上羨門逍遙於三山之岑上  
遨玄圃下遊鄧林鳳鳥自歌翔鸞自舞嘉穀蕃殖匪我  
稷黍其阨陋則有橫術之場鹿豕之墟匪修潔之攸麗  
於穢累之所如西則首仰阿甄傍通戚蒲桑間濮上淫

荒所廬三晉縱橫鄭衛紛敷豪儁凌厲徒屬留居是以  
強禦橫於戶牖怨毒奮於牀隅仍渺欲而作慝豈待久  
而發諸厥土惟中劉王是聚高危臨城窮川帶宇叔氏  
婚族實在其湑背險向水垢汙多私是以其州閭鄙邑  
莫言或非殪情戾慮以殖厥資其土田則原壤蕪荒樹  
藝失時疇畝不辟荆棘不治流潢餘塘洋溢靡之東當  
三齊西接鄒魯長塗千里受茲商旅力間為率師使以  
輔驕僕纖邑於焉斯處川澤捷徑洞庭荆楚遺風過焉

是徑是宇由而紹俗靡則靡觀非夷罔式導斯作殘是  
以其唱和矜勢背理向姦尚氣逐利因畏惟愆其居處  
壅翳蔽塞窳邃弗章倚以陵墓帶以曲房是故居之則  
心昏言之則志哀悖罔徙易靡所寤懷其外有濁河縈  
其溇清濟盪其樊其北有連岡巍靡崎嶇山陵崔巍雲  
電相竿長風振厲蕭條太原其南則浮汶湛湛行潦成  
池深林茂樹蓊鬱參差羣鳥翔天百獸交馳雖黔首之  
不淑兮儻山澤之足彌古哲人之攸貴兮好政教之有

儀彼玄真之所寶兮樂寂寞之無知咨閭閻之散感兮  
因回風以揚聲瞻荒榛之蕪穢兮顧東山之蔥青甘丘  
里之舊言兮發新詩以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  
之再榮北門悲於殷憂兮小弁哀於獨誠鷗端一而慕  
仁兮何淳朴之靡逞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靈  
時慙惓以遙思兮颺飄颻以欲歸欽丕遊於陵顛兮舉  
斯羣而競飛物修化而神樂兮寧遐觀之可追乘松舟  
以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繫騁騁騁於狹路兮顧蹇驢而

弗及資章甫以遊越兮見犀光而先入被文繡而賈戎  
兮識旃裘之必襲奉淳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將  
言歸於美俗兮請王子與俱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  
水之清流遂虛心而後已兮又何懷乎患憂重曰嘉年  
時之淑清兮美陽春以肇夏託颼颼而載行因形骸以  
成駕遵間維而長驅兮問迷罔於苑風玄雲興而四周  
兮寒雨淪而下降忽一寤而喪軌兮蹈空虛而遂征扶  
搖蔽於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熠之朝顯兮喜太



陽之炎精馮虛舟以逞思兮聊逍遙於清溟謹玄真之  
謫訓兮想至人之有形繡靡覩其紛錯兮慮彌遠而度  
逼並旋軫於畎澮兮若空桑之可即言淫衍而莫止兮  
心緜緜而未息集舒誥以鑒戒兮賜衆誨之難測神遙  
遙以抒歸兮畏雙環之在側咨禽鳥之不羣兮悼悠悠  
之無極感藜藿之易修兮攝左右之相譽懼從風而永  
去兮託顓頊於鮒隅雖琴瑟之畢存兮豈聲曲之復舒  
慮遨遊以覲奇兮彼上騰其焉如紛晻曖以亂錯兮漫

浩瀼而未靜理都繆而改據兮竦端委而自整制規矩  
以儀衡兮占我龜以觀省眇茲輿之所徹兮實斯近而  
匪遠豈三千之無問兮將一往而九反顧杲日之初開  
兮馳曲陵而飾容時零落之飄飄兮試枯菀之必從釋  
遼遙之闊度兮習約結之常契巡襄城之間牧兮誦純  
一之遺誓被風雨之沾濡兮安敢軒翥而遊署竊悄悄  
之眷貞兮泰恬淡而永世豈淹留以為感兮將易貌乎  
殊方乃擇高以登棲兮永欣欣而樂康

洛陽懷古賦

有序

宋邵雍

洛陽之為都地居天地之中有終天之王氣在焉予家  
此治平歲會秋乘雨霽與殿院劉君玉登天宮寺三寶  
閣浴之風景因得周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  
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通諷諭君玉  
好賦以賦言

秋雨霽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唯高閣  
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冷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

廢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態一氣茫然擁樓閣  
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有王居之在焉  
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會要於方來不號令  
於天下聲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  
森列鞠而為茂草園囿基布荒而為平野鑾輿曾不到  
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  
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  
河之北此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為萬

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邦迄於今日二  
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  
賦者閱古今變易之時述興亡異同之迹追既失之君  
王存後來之家國也噫太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  
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  
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軌七雄駕威漢之興  
乘秦之敝曹之擅幸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隳  
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畿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

而經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  
中之腹孕五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強而  
懼下或虎吞而龍噬或雖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難或  
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苞桑而振者故得陳其  
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為大  
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效  
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為而成不言  
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

之所為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  
之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之者  
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  
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為乎其三曰壯  
哉力之為大也能教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銳鋒鏑  
峻金湯嚴法令於烈火肅兵刑於秋霜竦民聽於上下  
惴夷心於外荒其霸者之所為乎其四曰時若傷之於  
隨失之於寬始則廢事久則生姦既利不能勝害故狂

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  
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所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  
時若任之以明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缺缺既上下  
以交虐乃恩信之見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  
愈犯厚其賦斂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  
本矣其六曰水旱為沴年歲豐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  
人不能無盖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寬猛失政重  
輕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兵革焉所謂



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為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為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民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

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為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為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為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又何計乎都與不都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

吳興賦

元趙孟頫

猗與休哉吳興之為郡也蒼峰北峙羣山西迤龍騰獸舞雲蒸霞起造太空自古始雙谿夾流繇天目而來者三百里曲折委蛇演漾漣漪東為碕灣匯為湖陂泓渟

皎澈百尺無泥貫乎城中繚於諸毗東注具區渺渺潏  
潏以天為隄不然誠未知所以受之觀夫山川暎發照  
朗日月清氣焉鍾冲和攸集星列乎斗野勢雄乎楚越  
神禹之所奄宅自漢而下往往開國洎晉城之攬秀據  
實沿流千雉面勢作邑是故歷代慎牧必掄大才選有  
識前有王謝周虞後有何柳顏蘇風流互暎治行同符  
皆所以宣上德意俾民歡娛况乎土地之所生風氣之  
所宜人無外求用之有餘其東則塗泥膏腴畝鍾之田

宿麥再收杭稻所便玉粒長腰照管及箱轉輸旁郡常  
無凶年其南則伏虎之山金蓋之麓浮圖標其巔蘭若  
栖其足鼓鐘相聞飛薨華屋衡山絕水魯史所錄盤紆  
犬牙陂澤相屬蒹葭蘆雞頭荷華菱荇鳬茨荏蒲軒  
于四望弗極烏可勝數其中則有魴鯉鰱鱖頭白小  
鱸鱖膾餘黿鼉龜鼈有蛟龍焉長魚如人歆浪生風一  
舉百鈞漁師來同網罟笮罩汕是工鳴榔鼓柁隱然  
商宮巨細不遺噉噉喁喁日亦無窮其西則重岡複嶺

川原是來其北則黃龍瑤阜之洞玲瓏長壽之塢懸水  
百仞既高且阻谿谿嶽嶽磊砢礧怪石萬數旅乎如  
林其高陵則有楊梅棗栗櫨梨木瓜橘柚夏孕枇杷冬  
華槐檀松柏椅桐梓漆之屬文竿綠竹篠簜雜還味登  
俎豆材中宮室下逮薪樵無求不得其平陸則有桑麻  
如雲郁郁紛紛嘉蔬含液不蓄長新陸伐雉兔水弋鳧  
鴈舟楫之利率十過半衣食滋殖容容衍衍既樂且庶  
匪教伊慢於是有措紳先生明先聖之道以道之建學

校立庠序服逢掖戴章甫濟濟多士日躋於古迺擇元  
日用量幣尊玄酒陳簋簠選能者秉周禮贊者在前獻  
者在後雍容俯仰周旋節奏成禮而退神人和右當是  
之時家有詩書之聲戶習廉恥之道辟雍取法列郡觀  
效誠不朽之盛事已或者難曰自古論著之士曷嘗不  
識人物紀風俗哉夫人才者濟時之具而風俗者為治  
之質也今子徒摭摭細碎排比貨食高談不切炫耀自  
飾莫大於斯二者顧乃畧而弗錄雖文奪組繡聲諧金

石竊為子不取也僕應之曰否子獨不聞夫子之言乎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年且千載地且千里人物之富  
胡可殫紀史冊畢書可無贅矣若乃風俗之隆汙在為  
政者之所移易又弗可得而定著也夫吳雖介在江左  
嘗被至德之風矣且吾聞之風行而草偃日中而表正  
上行下效置郵傳命譬若季子為守言游為令以仁義  
為化禮樂為政鎮以不貪之寶喻以不言之信即刑可  
使不用俗可使益盛方將還敦朴於上古考休祥於庶

徵今美則美矣又可遂以為定乎於是難者唯唯逡巡而失意

南溟奇甸賦

有序

明丘濬

伏讀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其勞海南衛指揮敕有曰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是時瓊郡入職方僅再朞其地在炎天漲海之外荒僻鄙陋而我聖祖即視之以畿甸而褒之以奇之一言豈無意哉謹按文集若干卷其中勞天下軍衛詔敕何啻百



數大率敘其邊徼險遠將領勤勞征戍艱苦而已未始有褒美其疆域若此者噫聖人之心與天通物之美惡必豫有以知其後之所必然於千百載之前則夫吾郡之在今日民物繁庶風俗淳美賢才彙興無以異乎神州赤縣之間且復俊邁奇詭迴異常儔有由然哉濬世家於海南北學於中國偶有所見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賦曰

爰有奇甸在南溟中邈輿圖之垂盡縣地脈以潛通山

別起而為崑崙水畢歸以為溟渤氣以直達而專勢以不分而足萬山縣延茲其獨也百川瀰茫茲其谷也豈非員嶠瀛州之別區神州赤縣之在異域者邪有奇一士全鍾其氣北學於中國頡頏乎天下之士於是叫閭闔呈琅玕翱翔乎玉堂徘徊乎道山肆言六合之外馳騁百氏之間自詫所生之奇勝敢為高論恣為大言翰林主人聞之駭而訝焉曰吁子來前子生寰區之外漲海之邊學何所受道何所傳何所從而至此何所見而

云然試為我一言之吾將即子之所云云者以紀載  
於簡編士曰唯唯乃作而言曰自夫天一生水融而為  
川地十成土結而為山川者天地之血脈山者天地之  
肌骨血脈流行於肌骨之中浹於中而外出出乎外而  
環其中是為一大堪輿也具元氣之渾淪容日月之出  
沒然而大堪輿之外突起於浩漭之中而為小堪輿者  
又不知其凡幾窟穴也是故其大而顯者為帝王之宇  
其小而幽者為神仙之邱帝王之宇是為神州赤縣神

仙之邱是為員嶠瀛洲一則非骨蛻羽化莫能到而非  
常理一則雖聲明文物之所萃而非真游惟走所居之  
地介乎仙凡之間類乎島夷而不夷有如仙境而匪仙  
以衣冠禮樂之俗居閭風玄圃之墟勢盡而氣脈不斷  
域小而結局斯全九州一大宇茲為其奧四海一通川  
茲為其竅上至北極僅十九度於天為近遠至神京幾  
一萬里於地為大茫茫巨浸兮與天為界漠漠平川兮  
壯地之介豈非天造地設藏此奇勝於遼絕之域用以

見天聽之孔卑表王化之無外邪其為甸也可謂奇矣  
然奇而不怪焉翰林主人曰子之言辯矣豈其然歟載  
考諸古茲地禹貢之所不載職方之所不書郡縣始漢  
武之世分野僅星紀之餘在漢七世固嘗棄之蓋不以  
之為有無也且甸者王畿之名非所以為遐外之域奇  
者殊常之稱不可以加寂寞之墟子之何所據而云乎  
士曰茲豈走之言哉於是乎惕然興悚然懼舉手加額  
北望向天百拜稽首而颺言曰此我太祖聖神文武統

天大孝高皇帝金口之所宣也大哉皇言乎自吾茲地  
而得茲言地益增而高物若加而妍山林草木濯濯然  
如在昆吾御宿之近封疆畛域整整然如與侯服邦畿  
以相連嗟夫地以人勝從昔則然蘭渚以義之而著天  
台以孫綽而傳夫以殘山剩水之勝一經騷人墨客之  
所賞詠尚揚芳於四外流美於當年矧茲奇甸環海以  
為疆者餘二千里縱步以行兮地雖甚遐仰首而觀兮  
天則伊邇一經大聖人之所品題山勢駸駸而內向波

光躍躍而立起物則且然人可知已然則走所言者豈  
無所以邪主人乃仰然而思俯然而歎曰良有以也願  
聞其所以士曰走也少而游庠序壯而走四方雖生於  
是甸之中而甸之所以為奇也容有所不能詳蓋常歷  
考夫禹益之所紀緬想夫章亥之所步古往今來之宙  
上下四方之宇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昂畢天  
有四維地有四極東至於泰遼西踰於邠國南訖於濮  
鉉北底於祝栗管子言名山三千墨氏云名川三百三

百之川總歸匯於東南三千之山皆發源於西北是則  
海者川之所委嶺者山之所積茲甸也居嶺海之盡處  
又越其涯而獨出別開絕島千里之疆總收中原百道  
之脈者也原夫天下之山皆自夫崑崙而來越戎而夏  
出險即夷分為兩戒析為三支其中一支自中條經淮  
越江而極於衡霍遂散亂而分披至北而地勢將盡乃  
並險巖嶄巖嵒鼎峙嶺嶂孰知一脈透出於瀛海之  
外其地可畫而井無以異於秦晉之近圻觀夫天下之



川皆至於溟渤而止滔滔汨汨雖日趨於東然皆折於  
南西而後已大起而為國都小起而為洲坻其尾閭收  
萬水而潄衆流遂浩漾而無涯涘自此而水勢益下弱  
莫能起漻漻沆瀣渺汚灌汙孰知一島孤峙於瀛海之  
中其地可葦而杭無以異於湖江之流水海可度兮不  
踰百里山可登兮不踰尋丈舟之行也朝斯往而夕斯  
返人之遊也足可履而手可杖意其磈磈磈磈乃爾坦  
然夷曠意其汗汗汨汨乃爾悠然平漫叢爾小方外之

封疆宛然大域中之氣象陽明勝而氣之運也無息機  
土性殊而物之生也多奇相草經冬而不零花非春而  
亦放境臨乎極邊而苑門海洩其苑氣而無瘴地門平  
以受敵無固可負歲三穫以常穰有積可仰通衢絕乞  
丐之夫幽谷多耆老之丈古無戰場軼語信乎有徵地  
為頗善符言斷乎非妄民生存古朴之風物產有瑰奇  
之狀其植物則郁乎其文采馥乎其芬馨陸摘水挂異  
類殊名其動物則彪炳而有文馴和而善鳴陸產川游

詭象奇形凡夫天下之所常有者茲無不有而又有其  
所素無者於茲生焉歲有八蠶之繭田有數種之禾山  
富薯芋水廣鱸羸所生之品非一可食之物孔多蕪華  
夷之所產備南北之所有木乃生水樹或出耐麪包於  
榔豆筴於柳竹或肖人之面果或像人之手蠨出波兮  
凝石鰠橫港兮堆阜小鳳集而色五並蠶遊而數偶修  
鰕而龍鬚文魚而鸚鵡鱗登陸兮或變火鳩樹垂根兮  
乃攢金狗鼬緣樹杪而飛馬乘果下而走魚之皮可以

容刀蚌之殼用以盛酒波底之砂行加郭索海溼之貝  
大如玉斗花梨靡刻而文烏櫛不涅而黝櫛一物而十  
用其宜櫛三合而四德可取木之精液熬之可通神明  
鳥之毳毛製之可飾容首有自然之器具有粲然之文  
繡天下皆有於菟茲獨無之豈天欲居民之蕃息於此  
常夜戶不閉而無觸藩之虞乎江南皆無蚍蜉茲獨有  
之豈天欲寓公之久居於此使照壁見喜而無北風之  
患乎噫斯地也近隔雷廉僅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爾

不同遠去齊晉殆萬里兮而氣之通也胡為無異若是者雖云生物之偶然安知造物者之無深意也然則茲甸之所以為甸而奇之所以奇者庸有在於是主人曰然此物之奇爾如人何無乃奇之為奇獨鍾於物而遺於人邪士曰不然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始於北而行於南始也黃帝北都涿鹿中而堯舜漸南而都於河東其後成周之盛乃自豐鎬又南而宅於洛中蓋自北而漸南非獨天地之氣為然而帝王之治亦循是以為始終

蓋水生天一而坎位於北而艮之為山又介乎東北之間自北而東折歸於南其氣之所以融結而流行者非止乎一水一山之餘而為嶺水之委而為海而是甸居乎嶺海之外收其散而一之透其餘而出之所以通其鬱而結其解其域最遠其勢最下其脈最細是以開闢以來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其至至遲而發也遲固其理也亦其勢焉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而為駱越之域至於有漢之五葉始偕七郡而入於中

國曼胡之纓未易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之尚懵而未之識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託處薰染過化歲異而月或不同世變風移久假而客反為主廟獷悍以仁柔易介鱗而布縷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彬彬然盛矣北仕於中國而與四方髦士相後先矣策名天府列迹縉紳其表表者蓋已冠冕佩玉立於天子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而堯舜其君

民矣孰云所謂奇者顯在物而不在人哉主人乃離席而立拱手而言曰神矣哉聖神之見乎其所謂奇者蓋至是乎驗矣士曰不然何地不生才而才生不擇地人才之生何地無之奇哉奇哉豈止是哉當我聖祖肇基之初興圖際天地兵衛極邊鄙絲綸之音雲漢之章無日而不下無處而不至然而奇甸之言乃獨以專美乎茲地非甸而謂之甸未奇而豫期以奇豈無意哉蓋帝王之言代乎上帝聖人之心通乎天地故能握乾符而



妙奪神功闡坤珍而幹旋厚勢遠移而近書軌合以皆  
同質變以文聲教暨而靡異咫尺之間振舉乎萬里斯  
須之頃流通乎百世化庸腐以為神奇變雜駁以為精  
粹遐兮如邇未焉如既凡其所期兮罔或不遂引而弗  
替兮終萬古而常常如是則斯地之所以為甸而甸  
之所以為奇雖造設於天地然所以表而章之昭示於  
萬世者實本乎奉天啓運宰制山河之聖帝翰林主人  
聆茲言也輾然以咍憮然以喟曰秘矣哉天之藏此地

也遠矣哉聖人之期此地也自夫天開地闢以至今日不知凡幾運幾世矣自夫開疆辟土以建此區不知凡幾王幾帝矣然而多視之以窮荒或遂至於遐棄孰謂其今日有是哉不假詞臣之代言不出輔臣之建議一旦發淵衷運睿思形之於言以為絲綸之製夫豈無所為哉皇之言天之意也士言及此亦竒士哉於是三復士言而繼之以歌曰明明我聖祖兮載闢地而開天上帝眷顧兮付以其所覆之全仁周八表兮顧獨惓惓於

窮海之一垧奇哉斯甸兮何幸得聖人品題之言千秋  
萬祀兮長炳炳琅琅乎天地之間

粵會賦

有序

明黃佐

佐自幼知讀書十有二而舉子業成乃更學古文辭賦  
嘗撰越都賦以擬左思稍長厭其枝瑣乃芟整之更曰  
粵會賦避僭也其辭曰

百粵之會是為南海仰稽璿璣星紀所在黃鍾協律赤  
熒流形上燭南斗之精下凝衡嶽之靈左跨荆揚五嶺

之重阻表以靈洲黃嶺之山右瞰牂牁溟渤之洪波帶  
以桂鬱滇津之川神鼇奠足星鶉頻首睇睠甌閩若趨  
若走前有虎頭之門限隔島夷來航萬里泝沿漾瀾而  
凡耽羅真臘之屬其布猶綦焉於後則白雲紫雲迤為  
越臺曹幕地湧石門天開蹠以羅浮璇房瑤室穹窿崕  
崕巖嶸鬱律朱明靚深鐵橋業岌神芝珍禽往往叢集  
近郭則會以九曜縈以三江表裏回游奔峭飛淙沉珠  
拾翠礪砢盪激入極浦而邐迥迷不知其所適於遠則

循洸口以荒極得靜福之寒林接黃連之巨嶠信南戒  
之喉襟呀峽山而陟韶嶺撫神皋而挹奧區蓋自赤縣  
之外於焉重啓堪輿晞陽光於夜半竭靈景之扶胥殆  
有大章豎亥所不能週林間梗概靡得而書者矣方姬  
錄之季隴秦擇肉勁越守險尸尉睢而摧監祿雖大荒  
之南徼風氣則通乎域中道汙而汙道隆而隆東井緯  
聚龍戰函夏季以兆王佗以基霸遇呂雉而自君待漢  
文而後順絕潼關以立國迄獲嘉而始郡鄧讓貢而漢

復炎區景攘而火終運郭馬亂吳盧循覆晉馮歸隋治  
劉據唐衰至於銀降真伏雖百世可知也宜其可定為  
巖邑實係皇輿之安危然而議者猥言荒裔殊異要綏  
豈不戾哉自我朝聖明之適興也淮飛神龍陸翦長鯨  
薄海內外固有不庭左丞稽首遂合三城千雉弘麗五  
暈飛驚增拓黃圖延納丹溟婉周法而剗荒穢陋囂隳  
之所經營於是登望則綴珠崖亘銅柱跨龍編揮鱷渚  
北通燕薊吳鉤楚距萬里帆檣蠻煙蜚雨胡賈鼎來所

居成聚斷虹北颺戩船落嶼其氣候之不齊或瞬息而  
備寒暑然而謫徙寢繁華風日邁霜雪時降民不告憊  
允矣樂國四方所屆實泉貨之淵藪夷夏之都會也內  
則閭閻撲地長衢廣陌關闕七門溝濬六脈昞列市廛  
隊分貿易連蓋結駟埃塹相射莫不奴陶頓僕翁伯阜  
張里臺濁質囊橐孔旣缺斛仍溢夫馬蹴紅腐緡繯朽  
赤仄執牙籤以夜籌向什一而今千百山澤之沃鍾為  
土毛禾稻綺錯杭穢穰橋塍埒交經枕海連皋秋成豐

蔚富侈相高賽社祈年或沉湎而自豪其布帛則攀枝  
吉貝機杼精工百卉千華凌亂殷紅蕉芋雲浮綉綻冰  
空疎締繭暑密斜弭風其材木則桮楠松楸楓樟杉榆  
檠柘穀椈榕櫟椿樗合抱隱岑千仞排虛剛柔性異貞  
脆質殊卑高沃瘠各隨所如其香藥則沉檀安息白膠  
青木馬牙雞舌龍腦天竺卷柏茯苓青精黃獨宜男益  
母有繁其屬其果則盧橘楊梅黃蕉丹荔柑橙九金椹  
柚幄翠橄欖餘甘五斂千歲入面薦仁宜濛醞水其蔬



則金釐玉儲香茵紫芝杞吠靈虬芋眩蹲鴟樹茄筏薤  
紅葩綠蕤擢菁盈園搖芳映畦至於雞豚散野牛馬量  
谷家積登椒戶映藤竹魚鹽漆蠟其集如簇藝術廣於  
齊民之篇植品參於桐君之錄矧又火伏孽鳧海緼懷  
珠山熅水封鑿礦攻瑜據險角力歲固奠居殞身徇財  
卒謚為愚島舶之來有粲其寶錯鐐鎖釧璫璣瑾璫璣  
琲瑟瑟璫瑁瑪瑙玻瓈珊瑚瑠璃車渠木難火齊陽燧  
方諸龜筒鶴頂犀角象齒猫睛日耀鴉鵲霞綺流黃空

青縹碧紫英其晷如雲其燿如星蓋廣南之富傳自古  
昔苟非上失其道則亦無郅於捐瘠故其民莫不因歲  
時事娛嬉踰澗越井弔古探竒騰吹峻坂弭蓋清漪邀  
遨頭以偕樂導雙旌而前馳亦有俠客疇人五豪七貴  
擒魚鬪雞攤錢角觥六博五白絃管流沸爰長騁以遐  
眺挹自然之神麗循東溪陟北岡度樾橋至珠江刺桐  
木槿含榮吐芳素馨茉莉旖旎芬香椰漿醉客侑以檳  
榔竹枝金縷翠翹鳴璫擁空齟之蛾眉萃醺醺之衣裳

蓋處沃土而淫惱民之常也方和樂而謳吟世之昌也使歌喬木之南有戒蟋蟀之太康則雖好樂又奚傷焉盍亦覽霸迹以自明乎昔尉佗之在秦也方政毒痛血民於牙咸陽瓦崩萬寓繭拏於是垂黃屋而自王總朱垠以為家乃據秦府庫殺其長吏營宮建室自置神器諺門曲榭坻鄂弘閼虹梁纏連雲構林植既崔嵬以宏璉又窳豁而鼎負左纛以朝箕踞魁結爰立相臣御史中尉將軍郎吏盜竊秦制閤道園闕高甍甲第上崢嶸

而瓌瑋下金牖而繪績避暑離宮不知其幾訖莫能名  
其一二焉猝遇陸生築臺朝漢蒸土切厓揭嶽隆矸帶  
霓承雲立其楨連岫複坂環其畔視奔星之俯馳挹流  
泉之滂沱國終殄於樛女歸餘基之漶漫民生其時亦  
孔之悲工役不息肉刑且施辟張羅以絕飛走又為豺  
虎而毆之漢唐休養施於五季兵纏紫微蠹及丹裔劉  
龔僭據業承先世身為蛟蜃恣厥吞噬乃自謂膺乾符  
執坤樞熙鴻名恢駿圖鑿翠闢郭繚瀛作都雙闕徼道

九軌經途門千戶萬宿衛周廬構乾和之寶殿法太紫  
之矩模抗應龍於閭闔耀玉題與金鋪累愚洄洑以迤  
邐藻井狎獵以紛敷後宮則有禹餘太一景福龍應玉  
清思玄南宮定聖南薰別殿北接明光椒鶴貫魚袵服  
靚妝溫室甲帳永巷迴廊飾華棖以懸黎緣繡栢以璧  
璫苑囿則有昌華芳華甘泉望春飛橋跨沼崇桃映津  
泛杯濯足翼翼鱗鱗離宮閒館亘五十里呼鸞載道引  
以蘭錡蒼蚪銜綏白澤衛軹特升中於圓丘或耕藉於

東鄙復通鄰而耀武啓封疆而自喜左三湘而右八桂  
控番禺而役交趾又有玉液之池明月之峽含珠之亭  
紫雲之閣傑壁對峙沆泉旁達修篁灌木青翠相發風  
露披瀝於翳薈日月投光於巖穴踞名勝而建浮屠宮  
於四周者二十有八叶列宿之景曜金磬鏜鍤而互荅  
邁彼北川迄於西城層軒疊閣建鼓揚舲宮娥競渡貂  
璫練兵招羽人於藥洲陳不死之丹經又有三事六官  
府署司院蘭臺石室濟濟儒彥虎鵬開幕闔戟戣弁張

鄺列庫征權克羨金稜供御紅雲設宴蟾姬瓊仙握爵  
銜憲學士自宮以求進才人調謔而相見乃設水獄劒  
樹刀山槐棘之貴就僂猶管虐燄散於黃壚腥德通乎  
玄間民亦何辜罹此凶艱蒙狄方興宋社將屋讖符四  
廣厄鍾百六鑿輿狩於厓門竟膠舟而不復百萬王師  
盡化為魚貞后忠臣之氣恒黯慘而不舒然天厭其德  
神運之謀脫揚王於潰伍肇無疆之聖休則夫經慈元  
之殿趾瞻永福之陵丘徵天道之終勝而奚必詠秀麥

之油油嗟我黔首羈縻於塞日為苛政所芟夷豈徒猛  
於虎而已哉乃哀籲於旻穹而欣戴我聖祖皇矣聖祖  
德合泰清命彼南征埽此欃槍風丘月竈款塞來庭照  
幽滯以天光振潛蟄以仁聲故雖百粵之遐邇仰人文  
而化成洎列聖丕承蕩蕩涵育三辰受撫四靈在畜道  
胡不臻化胡不穆天地無為鼓其化者橐籥神功不宰  
分其治者岳牧是以簡賢哲之彬彬用班布乎南服乃  
建薇藩其藩耽耽乃建霜臬其臬巖巖都茲兵閭並立



為三驄馬行臺以察以監十府七州雌塗郡閣縣踰六  
十犬牙間錯駢駢庠序泮宮俱作衛所戎行督鹺理舶  
巡警置郵犴司蓮幕栽棟宇而萃胥徒依崇墉而臨巨  
壑於是宣天曩恤民恫播芳猷息囂風開誠展才表正  
景從思齊處默抗迹敬宗使茂德流於有截而芳訊垂  
於無窮含氣之屬聲教漸浹雖椎埋之雄游俠之客奇  
表之首侏儻之域莫不革面而澡心沐浴於皇澤是以  
邊鄙不聳海波不揚男勤稼穡女務蠶桑黃耆鮐背遊

戲康莊耳不聞乎枹鼓目不覩乎牙璋歌永塵之既登  
談穗石之為祥今日之民可謂康矣春王初吉置酒交  
會綵絢冠服鏗鏘劒佩元夕冶遊鼇鏜絳天士女如雲  
寶馬瑤輶清明簪柳椒漿酬墓端午酌蒲錦標競渡中  
秋重陽泛芋題餠亦既醉止其樂陶陶春秋社蜡推牛  
醺酒飲以兕觥有濡其首卒歲大儺伐鼓鳴葭俵子萬  
童幘首謹譁左斬魑魍右殪蜚蛇宸綱為之踴跽況黃  
犬與赤鰈迄守歲而迎春俗靡愛乎紛奢觴茅柴而羹

骨董亦何恤其無家循河南岸市比如櫛齒革果布埴  
鑄髹漆藤竹諸器巧逾天出煙雲連騎羅綺盈室殊方  
異類豪舉姦集登山取材則柯株攢露篠簜封塵花梨  
蒲筴積猶棘薪煮海為鹽則雪濤漂紺炎甌烹素神液  
磊砢甘鹵布濩至於狍狗璀璨矜鰓紛披握椒片糖天  
下所資每易致而輕視或塵泥而棄之今日之民可謂  
庶且富矣且夫世方倣擾則龍蛇起陸牂羊在野山呈  
古劒海出丹馬今也青雲干呂靈鈺順經和颺甘澍疵

癘不興不童不涸不騫不騰獄祇貢祉川后效禎城埤  
隍社羣公先正春秋秩其祀事莫不流盱蟹而飲德馨  
然則山川鬼神又可謂寧矣東北多山獸走鳥翔鳥則  
鷓鴣山胡鸛鵒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  
鷓鴣黃裳晨風林鬱時鷓鴣山梁爰居違煖賓鴈避涼鷓鴣  
以言而畏斂孔翠因羽而懼戕映明壑而迴翫戀赤霄  
以悠揚獸則麋鹿麋麋麋麋麋麋麋麋麋麋麋麋麋麋  
甲攢陵鯉箭豎豪樓辣矜角逐狸兕儻游欬鼯續幡狹

猗蜚蚪飛枝擲於猱獠曾厓響乎獾獮蹲深谷而駉駉  
發密藪而吽呦東南多水韜星浴日珠池貝闕鼇宮蛟  
室鼉鼉鯢鯢於馬宅窟鮐髻聳山鱣脊揚鈇鯢鯢龍喙  
鯊鰲虎質鱗鯢嘉於丙穴鱸鮐夥於沮漆鋸張牙而戟  
立鯢窺烏而墨出蝦寄目於水母蟹或腹於蟪蛄海僧  
泣而占災天吳舞而颺颺曾厓網薄獲必盈槎鰕鱗魴  
鱧鱮鱸鯊鰕鵝毛鳳尾白飯黃花腰帶橫擲比目貼沙  
蒼芒蒲赤蒸雲擁霞鱗介交錯既物且躍呶沫涯壖睢

盱澆汭蚶蜃蟪蛄蚌螺蜺蠃蛤鯨帆海鏡江瑤沙白車螯  
胡鮄蝤蛄蚌蟳仙掌瓦屋石首筍殼雖汀渚之澗渌猶  
露鰓而潛鰐然則鳥獸魚鼈亦既咸若矣噫乎天之生  
物也寒之則彫暴之則榮人之居室也多陰則幽多陽  
則明惟陽明勝夫陰濁則扶輿淑氣裁而弗傾故嶺海  
炳靈英俊挺生鍊金之晶比玉之貞樂道好修睎古振  
纓騰其實則為龍光蜚其聲則化鶴鳴邁迹董正疏源  
則德詒世程追蹤羅威唐頌則孝闡天經迄馮翼以儀

我天朝也格泰清奠泰寧輔皇極陳丹誠畫置置以合  
紀力擅擅以承楨苟非其時不榮以祿寧為嶢嶢無然  
碌碌彼其兆楚相之僊羊馴涇令之白鹿司中正於州  
閭宣威信於蠻俗又孰與謝湘東以捫蘿遯甘溪而采  
菊也哉若乃囊笏槐位獻鑑楓垣海燕托諷白羽銜恩  
從其謨則儲闡靖謚違其諫則輦鼓喧闐張曲江之相  
開元也平章綸省獻納台司一介不取九死不移安居  
則非已有却賄則畏人知劉湟川之相懿僖也鴈池摘

藻鶴駕養正臺閣品式禮樂命令直金華而獻五箴循  
秩宗而贊八政馮道宗之傳天聖也力辭相樞疏十三  
陳秋圃寒香頤老海濱臨邊則金人失其勇智登陴則  
逆卒讐其威神崔正子之為千載一人者也然且躅姬  
周贊夏商鯀濬虞鵬聖唐駢貫三才蠲明五常日肴覈  
乎道德期曼羨其輝光邈洙泗而洄源挾伊臯與翱翔  
蓋偕昊天而出王洞化育之洋洋者乎於是旣旣青衿  
番番黃髮凡竄屏蔭葦與鳥獸羣者咸俴焉憤悱而罔



閑旦夕敷言靡國不達  
韞僂俶儻晬昭察稅陷局而  
榮鏡易叨瑩而閭澤乃駢坐而謳曰猗粵之昌兮猗俊  
之章兮彼紛葩瓌麗昌克當兮端拱治世儀鳳凰兮後  
五百歲受厥明兮圉圉縵縵雲之卿兮綢繡璘璘粵為  
鄉鄉兮皇兮唐兮愜天則以無疆兮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九

都邑

登城賦

魏文帝

孟春之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舒駕言東道陟  
彼城樓逍遙遠望乃欣以娛平原博敞中田闢除嘉麥  
被隴緣路帶衢流莖散葉列倚相扶水幡幡其長流魚  
裔裔而東馳風飄飄而既臻日晡暖而西移望舊館而

言旋永優游而無為

登長城賦

唐 徐彥伯

班孟堅輟編史閣掌記戎幕坐燕阜之陽覽秦城之作  
喟然而歎曰傳翼下鞬視人則媮鯨吞我寶鼎蠶食我  
諸侯鞭撻我上國動搖我中州所以二世而隕職此之  
由乎當其席卷之初攻必勝戰必克因利乘便追亡逐  
北自以為功勤三王威懾萬國重鈇鎖干戈於仁義輕  
詩書禮樂於殘賊然後馳海若以為梁斷陽紓以為數

犀象有形而採掇珠玉無脛而奔走朝則貪墨比肩野  
則庶人鉗口負關河千里之壯言帝王一家之有神告  
錄圖亡秦者胡實懜蕭牆之嬖濫行高闕之誅鑿臨洮  
之西徼穿負海之東隅猛將虎視焉存綱紀謫戍勃興  
鈎繩亂起連連塢壁岌岌亭壘飛芻而輓粟者十有二  
年塹山而堙谷者三千餘里黔首之死亡無日白骨之  
悲哀不已猶欲張伯翳之絕肩馳撐犁之驕子曾不知  
失全者易傾逆用者無成陳涉以閭左奔亡之師項梁

以全吳驕悍之兵夢驂徵其敗德斬蛇驗其鴻名板築  
未艾君臣顛沛六郡沙漠五原旌旆運歷金火地分中  
外因虐主之淫愎成後王之要害則知作之者勞而居  
之者泰歲次單闕我行窮髮眇默難田幽陰馬窟土色  
紫而關迴川氣黃而塞沒調噪鼓於海風咽愁笳於隴  
月試危坐以側聽孰不消魂而斷骨哉況復日入青波  
堅冰戕戕危蓬隕蒂森木靜柯羣峰雪滿聯峴霜多龍  
北卧而銜燭雁南飛以渡河載馳載驟彼亭之候唯見

玄洲無春陰，壑罷晝鷺隼。爭擊哀猿直，透饑鹿夜咆。乳  
虎晨鬪蟄，熊舐掌寒龜。縮殼悲壯圖，之天過憫勞。生之  
艱，邁昔者韓信猜，叛李陵拘執。望極燕臺山，橫馬邑戰  
雲愁。聚衝飈，晦急莫不陵地脈，以扣心望天街，以隕泣  
亦有王昭直，送蔡琰未還路。盡南國亭臨北，蠻貯漢月  
於衣袖。裒胡霜於髻鬟，雖寵盈氊幄，而魂斷蕭關。至若  
趙王遷逐馬，融幽放去家。離土踰沙，歷障夢蠨蛸之戶  
側坐蠨蛸之塞上。桃李夕兮有所思，綺羅春兮遙相望。

登毀垣以擗標坐頽隅以惆悵是以衛青開幕張遼闢  
土校尉嫖姚將軍捕虜薤垣鋪障鉏亭伐鼓斬元於鐵  
防之門流血於金河之浦張虎牙以泄憤蚪蜩鬚以蓄  
怒及夫中郎殉節博望踰邊取劒仆地尋河際天幽海  
上而萬里竄胡中而幾年銀車洊出玉節仍旋南向國  
以樂只北違沙以莞然嗚呼長城之設載逾九百古往  
今來歸然陳迹窮海戰士孤亭戍客登峻墉陟窮石嗟  
故里而不見感殊方以隕魄者亦何可勝道哉嗟我羈



淪南庭苦辛心懷壯士永慕忠臣經百戰之戎俗對三  
邊之鬼鄰徐樂則燕北書生開偉詞而諭漢賈誼則洛  
陽才子飛雄論以過秦歲崢嶸而將暮實慷慨於窮塵  
也  
吾嘗遊元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記之言不足樂  
也

元父賦

有序

晉  
阮籍

元父者九州之窮地先代之幽墟者也故其城郭卑小  
局促危隘不遐其土田則汙除漸淤泥涇槃沔方池邊

屬兮容水滂沱穢菜惟產兮不食實多地下沉陰兮受  
氣匪和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頑嚚擣杙下  
愚難化其區域壅絕斷塞分迫旋淵終始同貫本末相  
牽疇昔迄今曠世歷年鉅野瀦其後窮濟盡其前眵澮  
不暢垢濁實臻不肖羣聚屋空無賢故其民放散淆亂  
藪竄澤居比跡麋鹿齊志豪貍是以前壤不辟樹藝  
希疏覓葦彌皋蚊蟲嚙膚也於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左  
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崢嶸美類不處熊虎是生故人民

被害嚼齧禽獸情爾之近阻則鳴鳩廕其前曲城發  
其後鳩梟羣翔狐狸萬口故其人民狼風豺氣蟄電無  
厚南望春申東瞻孟嘗界薛邑境邊山陽逆旅行舍  
姦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封捷徑燕趙逃遁逍遙故  
其人民側匿頗僻隱蔽不公懷私抱詐夾慝是從禮義  
不設淳化匪同先哲遺言有昭有聳如何君子棲遲斯  
邦

蕪城賦

宋  
鮑 昭

瀾池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拖以漕渠軸  
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  
車挂轄人駕肩屨閉撲地歌吹沸天孽貨鹽田鏹利銅  
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刻  
濬洫圖脩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  
勤格高五嶽素廣三墳崱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礪石以  
禦衝糊頽壤以飛文觀基局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  
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罨塗

壇羅虺蜮階闢麤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  
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翫藏虎乳血餐膚崩榛  
塞路崢嶸古堠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藪藪風  
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  
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  
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  
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  
薰歇燼滅光沉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

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  
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  
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  
代共盡兮何言

吳城賦

梁 吳 均

古樹荒煙幾千百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  
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壇縈具區之廣澤帶姑蘇之遠山  
僕本蓄怨千悲億恨况復荊棘蕭森叢蘿彌蔓亭梧百

尺皆厯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荷  
夏槿惟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  
海乃復有此吳城

建安城門峽賦

梁  
蕭子範

原夫城門之所都廼設險於閩區艱難過於身勢襟要  
甚於飛狐長湍一流而沸涌層山兩判而盤紆對巘雙  
分干霄帶雲怪石隨波而隱見枯槎橫出而不羣顧瞻  
左右重巒接阜其間如礪其絕如斗千乘馳輪匹夫可

守龍松呀呬威浪揚華鴈門飲羽西施浣紗瓌詭豐隆  
質狀不同班黃糝采玄紫潛通水奔湍其如電聲疾烈  
其如風樹低柯而翠鬱潭隱日而青空

雲中古城賦

唐 呂令問

正北曰并有唐作京密近戎狄張皇甲兵尹也總居守  
之任將也當節制之名故卒乘輯睦而王都肅清於是  
斷武誼按亭燧電轉前旌風飄橫吹楊葉箭的蓮花劍  
騎下代郡而出鴈門抵平城而入胡地挾纊稱暖投醪



必醉則知撫之者誠難用之者不易是時陰閉羣山寒  
彫衆木川平塞迥冰飲霜宿慷慨乎大荒倘佯乎遊目  
區脫潛遁屠耆懾逐訴古城之謂何傳魏家之所築伊  
昔晉京板蕩海縣沸騰不有所命將何以興王師赫怒  
爰整其旅霧集雲屯龍驤鳳舉棄萬里之沙漠傍五原  
之風土肇為此都實惟太祖夫其規典章辨封疆池桑  
乾之水苑秦城之牆百堵齊矗九衝相望歌臺舞榭月  
殿雲堂開儒士於壁沼貯美人於玉房翕習沸渭熒熒

煌煌取威定霸於是乎在施令作法罔或不臧武破六  
州之內文宅三川之陽何其壯也既而年代倏忽市朝  
遷徙干戈輦鼓之雄綺羅絲竹之美孰不煙散雨絕沙  
埋灰委樹名歡而詎存鳥稱樂而俱死危堞既覆高墉  
復夷寥落殘徑依稀舊塼榛棘蔓而未合苔蘚紛乎相  
滋伏熊鬪臂騰麇聚麋常鳴悍驚乍嘯愁鷗不可勝紀  
但令人悲胡風起兮馬嘶急漢月生兮鴈飛入可憐久  
戍人懷歸空佇立有客志遠才雄秉義由衷負詩書禮

樂之用蘊蕭曹魏邴之風虜庭高枕河源鑿空霜犯鬢  
而先白塵染顏而少紅三為都護五掌元戎益封而廣  
國事利而業崇獨見凌雲而作賦誰言坐樹而論功者  
哉

雲中古城賦

唐  
張 嵩

開元十有四年冬孟月張子出玉塞秉金鉞撫循邊心  
窺按窮髮走汗漫之廣漠陟崢嶸之高闕徒觀其風馬  
哀鳴霜鴻苦聲塵昏白日雲繞丹旌虜障萬里戍沙四

平乘蒙恬之古築得拓跋之遺城伊昔晉人失政亡彼  
金鏡海水朝飛挽槍夕映鵝呈而二京繼覆馬渡而五  
胡交盛慨逐鹿而爭雄空瞻烏而莫定於是魏祖發大  
號鼓洪爐天授宏略神輸秘圖北清獫狫南振荆吳繇  
是一太陰以建極則廣莫而論都遂徵板幹庀徒卒鏹  
嶢嶢剖岨岨因方山以列榭按長城以為窟既雲和而  
星繁亦丘連而岳突月觀霞閣左社右鄠玄沼泓泔湧  
其後白樓巖嶼興其前開士子之詞館列先王之藉田

靈臺山立壁水池圓雙闕萬仞九衢四達羽旄林森堂  
殿膠葛當其士馬精彊都畿浩穰始摧燕而滅夏終服  
宋而平梁故能出入百祀聯延七主擊魯衛之諸侯廓  
秦齊之土宇禮興樂盛修文輝武講六代之憲章布三  
陽之風雨亦云已矣哉俄而高祖受命崇儒重才南巡  
主鼎之邑北去軒轅之臺鵬搏海運鳳舉天迴啖紇真  
之鳥死憶新野之花開自朝河洛地空沙漠代祀推移  
風雲蕭索溫室樹古瀛洲水涸城未哭而先崩梁無歌

而自落魏家美人聞姓元新聲巧妙今古傳昔日流音  
遍華夏可憐埋骨委山樊城闕摧殘猶可惜荒郊處處  
生荊棘寒飈動地胡馬嘶若箇征夫不沾臆人生榮耀  
當及時白髮須臾亂如絲君不見魏都行樂處只今空  
有野風吹乃載歌曰雲中古城鬱嵯峨塞上行吟麥秀  
歌感時傷古今如此報主懷恩奈老何

北斗城賦

以池塘生  
春草為韻

唐  
崔損

昔炎漢之開國宅咸秦而設規闡都邑之壯麗紛制作

而多儀像蓬島以疏岳擬天河而鑿池館倚南山掇雲霞而上出城侔北斗仰星漢而曾披何爽鳩之代謝驗驪驪之運虧是以作之者不處居之者不為祚我神唐丹青焜煌峻址雲矗層譙錦章幕頽壤以疊形凝皓粉以飛光門結黃金之石檐施白壁之璫堞盤紆於曲檻池徑復於圓塘城勢逶迤若台岑之隱映樓形宛轉似崑崙之相望接千門之宮闕通八達之康莊既而鸞駕西巡嚴扃啓晨羽衛咸集聲明克陳登睥睨以清夜聽

畢逋而候春儼雄戟以耀武振鷄行而拱辰夕沉煙雲  
之色曉流車馬之塵引祥昭之爛漫吐佳氣而輪囷於  
是歲發青道池隍煦早堞霧縈林岸風柔草暖懸竇以  
彌藹飾崇隅之增好映春水之澄澄納朝陽之杲杲惟  
壯勢之崢嶸達洪規而鎮京望浮雲之黑水對翔鳳之  
丹楹配宗子之永固等皇家之不傾俯賓庭而贊義終  
自惡其輕生

新築峨和城賦

以遠夷歸化邊  
侯肅清為韻

唐陳

諷



元侯以制敵之雄略期方隅之永清得奔衝之故地創  
備守之新城四合分形見岡巒之表裏百堵定制變勝  
負之虛盈崑崙雲屯而霞起忽虎踞而龍行倚蒼壁以中  
絕粘頰壤而外明將伐謀伐力制敵投兵馭亭障於振  
策摧氐羌於矯衡是知地利攸歸兵家大福我有巨防  
師無遺鏃神謀洞啓而機張天險載興而板築於以巒  
披岡削嶺門崖谷雉堞霜皜麗譙雲矗連山上捧關士  
以之增威峭壁初嚴戎王於焉慟哭矧夫勢雄形固師

嚴令肅數萬落於屈指睇連營於寸目何暫費於經營  
永無虞於敗覆故能功圖穀內智出謀先高厚不愆乎  
上命規模必合於中權俾夫登陴荷戟憑墉控弦虜魄  
暗褫漢烽不然仰峻隅而已僨望懸門而不前懼摧鋒  
於百勝敢踏伏於三邊者哉是知奇功不作俾殊俗而  
向化善守以威即死士而知歸不然者戎輕無常獸困  
猶鬪安能使犬羊埽跡烽柝寢候仰新壘以投戈覆故  
巢而罷寇是知威服德綏不獨遠夷彼或不驚我則成

城以耀武彼能懷惠我則蹈道以貞師庶局鐫而惟永  
顧咽喉而在茲彼周城朔方漢得赤坂無制勝之明術  
徒疲人以勤遠豈比夫修武備清文苑將鳳沼以酬勲  
佇靈臺之伯偃

華山為城賦

以因形設險坤  
德所為為韻

唐

闕名

地控強秦路惟分陝有太華之作固若崇墉之生險絕  
壑中抱重巒外掩倚雲漢而匝野屏開跨金方而當空  
黛染千尋壁立萬雉雲屯龍盤日月虎視乾坤大河自

北而東呀為濬湫窮谷從中而斷豁若重門誠百二之  
光宅見九五之天尊偉夫襟帶皇都咽喉上國磅礴乎  
嶠函之外隱軫乎豐鎬之側所以羅羣象吞八極展萬  
祀而成在衆心冠三秦而位居一德況乎天地初霽雲  
霞四披紅塵滅影碧落標奇宿霧市之氣尚凝煙闕聳  
蓮峰之色不讓文碑顧萬夫之莫向信六國而奚為岌  
岌神才言言天設連岸抱九州之路壯氣折諸侯之節  
蕭蕭歸馬想飲窟之初還隱隱輕雷訝鳴鼓之不歇天

包地束鳥過雲輕萬仞垂峭千峰入冥髣髴虹蜺盡識  
旌旗之色依稀星月皆分孤矢之形疑其發跡混茫孕  
茲重阻假巨靈拔山之力衛王者登龍之所不然安得  
不費一錢不勤一旅削成而千里共峻作鎮而一人可  
禦是宜堯為君而舜為臣道為主而德為鄰與天地之  
人共守使海內之士咸賓夫如是則東夷之與北鄰雖  
欲窺而何因

昆陽城賦

宋  
蘇軾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  
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  
方偃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  
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湧海猛士扶輪以  
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  
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  
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  
死於溝壑者不知其幾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

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  
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  
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  
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新城賦有序

宋 周紫芝

建炎元年五月朔今天子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即寶位  
於南都尚書右丞呂公奉隆佑皇后旨持國璽歸行在  
所上嘉其忠拜公以丞轄之命三年秋八月公移病得

請為宣城守時朝廷方專任老成惠安黎庶而宣於江  
左為要郡飭有司賜中都錢五萬緡俾繕築故壘悉起  
而新之公至鎮三月既因舊址分命其僚鳩工飭材以  
振頽靡曾不淹歲告成於朝雉堞樓櫓聳然環峙長河  
深塹縈帶乎四維民賴以安焉紫芝實與此邦之士均  
被惠澤以保厥攸居不能自默乃為之賦以獻辭曰

皇受命之無疆兮撫列聖之重熙植本支以為城兮守  
中國於四夷成威彊於道德兮柔遠人而懷來雖外戶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九